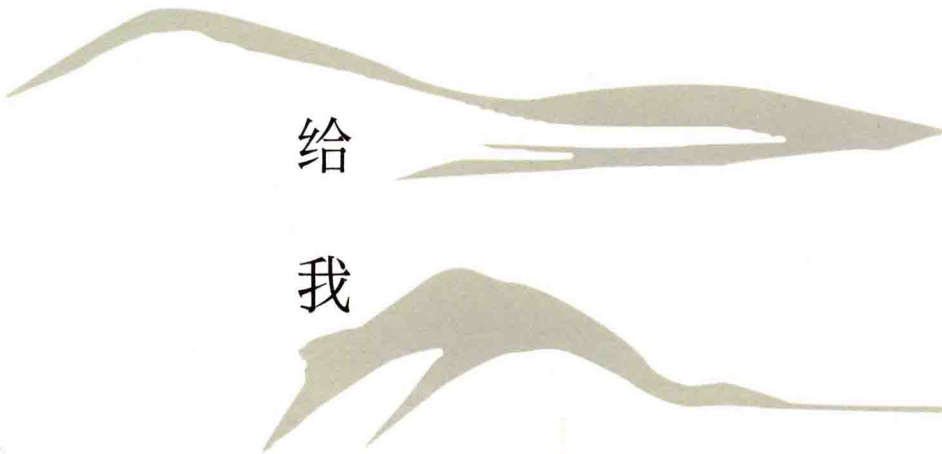


我现在才明白，
所有的欢乐和自由都必须要有个
据点，
要有一个岛在心里，
在扬帆出发的时候，
知道自己随时可以回来，
那样的旅程才会有真正的快乐。



给

我

席慕蓉

一个岛

An
Island

小岛上泊岸之心的内在抒情集，
草木花径间的青春短歌。

给我一个岛

An
Island
席慕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给我一个岛 / 席慕容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354-5300-6

I. ①给… II. ①席…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4327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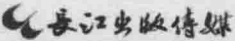
本著作物经厦门墨客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 由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授权长江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本。

责任编辑: 高娟

责任校对: 陈琪

封面设计: 壹诺

责任印制: 左怡 邱莉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13.625 插页: 1页

版次: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50千字

定价: 29.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给我 一个岛 序

geiwo
yigedaaxu

既是新的版本，就必须先说明一下来处，我才能心安。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来自一九九六年八月初版的《黄羊·玫瑰·飞鱼》，另有小部分来自一九八五年九月初版的《写给幸福》。两本书原来都属“尔雅”，合约到期之后，也只是放在家里，现在很高兴“印刻”愿意给它们重新出版的机会。

在我的十几本散文集里，《黄羊·玫瑰·飞鱼》是比较特殊的一本。或许可以这样说：散文于我，就是生活的笔记，而从一九八九到一九九六年，也就是这本书里的文字所记录的岁月，可说是我生命里的“黄金时期”，所有的悲喜触动都是从前所难以想象的，如果有读者愿意读一下后页的《自序》就能明白了。

那时候，在一个岛上已经生活得极为踏实了，猛然间又多得了一处原乡，前路上即将有必然的蜕变，自己却还毫无所知，只凭着直觉在热烈地接受着眼前的一切，那是多么幸福的时光。

一九九一年，父亲从德国回来开会，住在我台北的家中，颇享受了一些“含饴弄孙”的乐趣，虽然那两个外孙都已经各自进了高中和大学了。当他们去上学，海北也去教书的日子，我们父女二人就开始慢慢地来翻译蒙古国诗人达·纳察格道尔济的诗。那年父亲八十岁了，我们才第一次发现父女俩竟然拥

有同样的热情和同样的天真，面对着诗人笔下的高原故土，我们的感触竟然如此相似，当父女因此而相对莞尔之时，那种愉悦难以形容。

我或许不能说在一九九六年之后就没有更好的时光，但是，在今天，在二〇一二年的九月，在我终于不得不成为我自己的旁观者的此刻，再来回顾，就必须承认，这段闪着亮光的往日岁月，的确是上天的厚赐。

我心中的岛，聚焦于此。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写于淡水乡居

自序

Zi Xu

一九八九年的夏秋之间，有多少变动在我心中，如洪流般轰然决堤。

那年，夏天刚开始的时候，诗人痖弦邀我参加联副新辟的专栏“四块玉”。

在两个月里，与另外三位作家一起发表，每人写十六篇每篇五百字的功课，想必会很有趣，于是就答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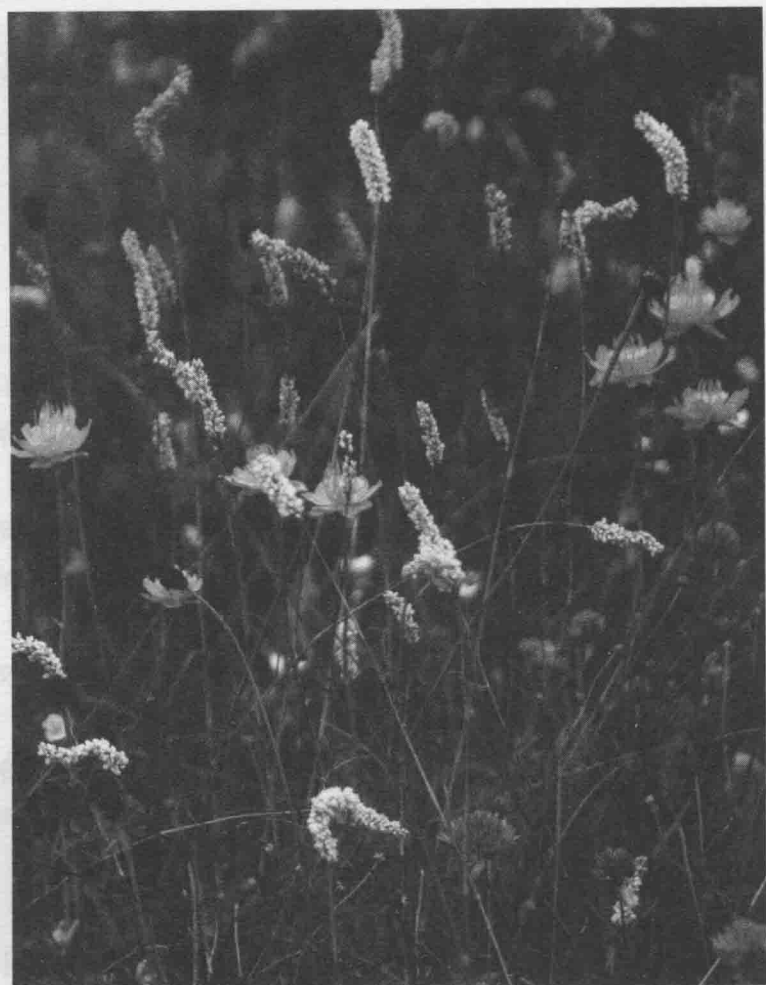
但是，真正写起来，才发现并不容易。因此一个夏天就都在那里删删减减，其中有几篇甚至是在旅途上修改了之后，等到了欧洲，再借用朋友的传真机发回联副来的。

那时已经是八月中旬，我带着刚考完大学的慈儿，到德国与我的父亲相聚。同时也在准备着回到台湾之后，马上就又要出发的“返乡之旅”。

因为，那个夏天，有关机构终于解除了公教人员不得去大陆的禁令，像我这个生在南方，长在南方，从来也没有见过原乡的蒙古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多迟延一天的。

终于去了，看见了，也感受到了。

其实不过只是从八月底到九月初短短的十几天，可是，积存了四十多年的渴望与揣想，已如高涨的河川，一旦决堤，那排山倒海轰然向我奔涌而来的洪流，就再也无法抵挡了。



很奇怪的感觉，在那将我没顶的洪流之中，所有的错愕与惊喜、无奈与惆怅，好像都不仅只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好像已经逝去了的外婆和母亲，还有那远远地住在德国的父亲都和我站在一起，一起喟叹，一起徘徊。

回到台北之后，马上就开始写出一篇又一篇每篇都有好几千字欲罢不能的心事。一年之后，出版了那本《我的家在高原上》。

然后，每年夏天，都会一次再次地飞向蒙古高原。有时候随身会带着三个照相机，一个拍幻灯片，一个拍负片，前者是用来印刷或者演讲，后者是用来加洗送给朋友。而第三个照相机是“拍立得”，用来当场送给在蒙古草原上与我相遇的牧民。因为那样的相遇真的是“一生一会”，彼此只能交换一张相片与一声祝福，从此大概是不会再相见了，只有那两张分别放在我的画室和他的毡房里的相片，不时唤起我们曾经欢聚过一场的记忆。

在蒙古高原上，山川大地的那种空远开阔，天地之间的那种逼人气势，其实，是任何照相机都拍不下来的。只是仍然忍不住想要留下一些记录，带回来给台湾的朋友们看，哪怕只有当时的千万分之一也好。

所以，就会在冰寒的清晨，用大衣长靴把自己裹得像个粽子一样，从铺满了霜几乎滑得像是溜冰场的草坡上，一路跌跌撞撞地滚到大湖岸边，只为了想要留下日出时那瞬间的光华灿烂；也曾经在金黄色的牧草丛中，眼看着那群被我们惊起了的野马已经飞奔远去，依旧像疯子一样跟在后面痴痴地追赶；在雨后，想拍那横跨在戈壁天际的大彩虹；在傍晚，想拍那真如钩尖般锐利的刚刚升起的一弯新月。

当然，还去拍了都城，拍了博物馆，拍了学校。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鄂尔多斯，往北越过库苏古泊一直走到南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往南穿过戈壁瀚海到了锡林郭勒盟的最南端，还上了天山山腹卫拉特蒙古人世居的巴音布鲁克草原。每次旅程，总是会拍上几十卷底片。

在这几年间，写得不太多，也出了一些书，最常做的事，就是带着幻灯片去演讲。

以往从来不肯答应去演讲的我，如今唯一的条件就是要求邀约的单位准备好两部幻灯机，好让我把一百六十张精选出来的幻灯片分成两部分，同时放映出来，向大家介绍那遥远的蒙古。

因为，几年下来，我发现台湾社会对“蒙古”的认识非常模糊。对那块土地上的一切，一位大学教授和市井小民的了解层次竟然也不会有任何差别。每次，在回答朋友或者记者的问题之前，都会应他们的要求，先把在我们的教科书里从来没说清楚的历史和地理解说一次，而惭愧的是，这些数据的绝大部分，我也是才刚刚开始知道，刚刚开始明白的。

每次，最让我感动的，就是这些朋友与听众所给我的鼓励——那样认真的聆听，那样严肃的检讨，那样敏锐的了解和那样热切的同情，这个世界，再也不复是从前那个我们曾经相信并且依从过的黑白分明尖锐对立的世界了！

“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在这里不再只是抽象的空洞的文字，而是一种充满了温暖的体谅与沟通。

七年就这样过去了。在这七年之间，我在蒙古高原上所走过的路，与我在台湾这个温暖的岛屿上所得到的回响，是连自己也无法置信的迢遥与丰足。

七年就这样过去了，心意依旧如前。只是那初见蒙古高原时将我没顶的洪流已经消退，而原乡的黑暗与劫难，又将我带上了一条充满了暗流与漩涡的长河。

因为自身的经验，让我在这几年间看见了其他的少数民族的困境；身为女子，也逐渐发现，如果换一个角度去观察，那原来是累积在心中的挫折，也未尝不可以转变为反省与观照的成长来源；生命如长河，每一股暗流每一处漩涡都是压力都成威胁，可是，为什么，如今的我却反而觉得有些力量在心中慢慢滋长？

在写作的路途上，王鼎钧先生一直是我深深敬佩的良师与益友。虽然至今还没有见过面，从他的书里，我得到了许多的引导与鼓励。

有一天，隐地在电话中向我转述，说鼎公向他询问，为什么席慕蓉在这几年间写得少了。又说：“如今可是她创作的最好的年龄啊！”

有感于长者如斯的厚爱与关注，当时的我寂然自问，无法回答。

现在，这一本书的初稿放在手边，因为收录了一九八九年初夏时分开始写的那十六篇五百字的短文，再加上九一年五月《江山有待》一书出版之后所写的散文，集成一册，有点像是一面镜子，忠实地呈现了我在这七年之间的变化，反倒使我能够把心情整理起来，回答长者的那一句问询了。

对我来说，“创作”这件事，应该就是一种生命里的全神贯注。

而我在这七年之间的奔波与浮沉，陷入与没顶，是不是也可以算是一种生活里的全神贯注呢？

我知道长者的厚爱，我也能感觉到那深藏着的创作的欲望，可是，这条汹涌的长河到底要带我去到哪里？却是现在的我所没有办法预知的啊！

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珍惜手中的这支笔，但愿能够好好地再写下去。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在长路上与我同行的朋友。

一九九六年六月于淡水乡居

暑假·暑假

『扎须客』俱乐部

写生

圆梦

昨日

【21】

骗婚记

妆台

魔手

旧事

默契

海洋

虚幻的栅栏

琴音

徒然草

恍如一梦

蝶翅

透明的哀伤

河流与歌

泰姬玛哈

面貌

荷田手记之一

贝壳

荷田手记之二

十字路口

马樱丹

台湾百合

鸡蛋花

争夺

唯美

栀子花

镜里与镜外

孤独的树

此刻

给我一个小岛

严父

Part 01

块玉之缘

Part 02

短歌

1020

1022

1023

1024

1026

1028

1029

1031

1032

1035

1036

1038

1039

1040

1042

1044

1046

1048

1050

1052

1054

1056

我的抗议

常玉

美术课

矛盾篇

美术教育

最后的一笔

得失之间

生命的讯息

论席慕蓉

诗与诗人

婉转绵长

关山月

画幅之外的

写给生命

莲池

| 058

| 060

| 062

| 064

| 068

| 070

| 074

| 076

| 078

| 080

| 082

| 086

| 092

| 096

| 101

夏夜的记忆

傅先生

傅太太

街景

画展

红尘

记忆

模糊的愿望

可以依凭的记忆

我们共有的疼痛

自由的灵魂

她的一生

欲爱的神殿

| 108

| 112

| 114

| 118

| 124

| 132

| 140

| 144

| 148

| 151

| 156

| 162

| 167

Part 03

关于创作

Part 04

夏夜的记忆

弯泉

| 176

胡马依北风

| 180

故居

| 182

经卷

| 184

大雁的歌

| 186

父亲教我的歌

| 190

此身

| 194

朋友的信 之一
朋友的信 之二

| 200
| 202

Part 05

宝勒根道海

附录

朋友的信

蝴蝶·蝴蝶

“孔须客”俱乐部



块玉之缘

PART ▸

1

暑假·暑假

那个暑假，怀着三个多月的身孕，我应聘回台湾教书。学校开学之前，都住在新北投的娘家。早上在院子里散步，常常看见幼儿园的娃娃车开上山来，接邻居的小娃娃去上学。

妈妈有天也站在我身边，她一面隔着矮矮的石墙向车里的小朋友挥手，一面对我说：

“真希望这个小家伙赶快生出来，赶快长大，到四五岁的时候，也来坐娃娃车，我就可以在门口接她送她，该有多好！”

我当时不禁笑了起来，我的天！四年或者五年是多长多久的时间啊！

妈妈说：“你别笑我。我告诉你，这日子是越过越快的。尤其是小孩，在你旁边简直是挡不住地往上长。”

慈儿半岁之后，我们搬到新竹。妈妈想她的时候，就常常一个人从新北投坐汽车又转火车地来我们家抱外孙。每次都会说，这孩子长得真快，越来越抱不动了。

慈儿是在三岁多的时候混进了幼儿园的，虽然离家只有几步路，她也闹着要坐娃娃车，当然有时候总会出些意想不到的趣事，我添油加醋去说给妈妈听的时候，妈妈总是笑个不停。

一个夏天接着一个夏天地过去，这个暑假，想不到我们的小娃娃竟然也要考大学了！昨天下午，我觉得应该去告诉妈妈，我现在相信她说的话了——这日子真是越过越快。

然后才忽然想起来，妈妈已经不在了。

“扎须客”俱乐部

因为提早入学，又因为战乱，当然也因为自己的不用功，我的小学生涯过得很辛苦。一直没养成查字典的习惯，许多没见过的字都只好自己发音了。

有一天，忘了是谁先提起红拂的，反正到后来我强调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个扎须客。听到这句话之后，丈夫先是呆呆地望着我，然后忽然从沙发上跳了起来，绕着屋子不断大叫大笑、又跺脚又叹气的，原来，他终于明白了我说的“扎须客”就是“虬髯客”的意思。

从此以后，丈夫对我在汉语程度上的尊敬之心完全消失。好像一追究起来，我的错别字竟然越来越多，最后连我自己也惭愧得无地自容了，一直到我遇见了那几位朋友。

他们有的是生物学家，有的是摄影专家，也有的是写了好几本小说的。那天，我们一起去爬山，在路上和他们提起这件事，想不到五个人里面，有四个都是扎须客！

那天，散坐在几棵红花曼陀罗的树旁，我们彼此争先恐后地当众发表自己的错别字，仿佛那是一种奇妙而又丰富的财产。字音发出来之后，那些歪曲了的“形声”、“会意”、“转注”与“假借”之间的荒谬和精彩，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笑得东倒西歪，快乐和疯狂得好像又回到了童年。

从此以后，虽然并不能常常相聚，但是每次只要能见面，只要彼此称呼一声“扎须客”，那种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豪情就会重新回来。

这就是“扎须客”俱乐部的由来，是为记。

在东台湾的深山里，我俯身从巨大的石块上观看流水。峡谷中的水流冰寒湍急，阳光照过来，水面跃动着如银芒一般的炫目光点。可是，透过水面，再往深里看进去，在水底有些永恒阴暗的角落，布满了斑驳静止的苔痕。

水不断从岩石间左冲右突地奔流而过，我把画架支了起来，伊格尔，如果生命不在水的流动中，它还会在哪里？

是在这峡谷两旁的山壁上吗？陡峭而长满了碧绿的樟树和青枫，秋深时，杂生在其中的九芎，叶子会转成深红如酒，光影层迭交错，远远望上去，整片山壁宛如一幅唐朝的织锦。

是在这只低飞掠过水面的铅色水鸫的身上吗？小小的身影一闪即逝，却留下了鸣声清丽，在近水的草丛间低低回响。

伊格尔，有许多一闪即逝的美丽藏在我们的生命里。所谓“写生”，就是要将画架支在奔流而过的时光之中，对周遭的一切仔细观察、描绘和记录。当然，相对于那在永恒阴暗的角落静静等待着的结局，这些片段的记录似乎没有什么意义，可是除此之外，我们也别无他法。

幸好，整个过程中，生的欢悦还是会随时出现，并且正因为那无所不在、黑暗和静止的衬底，才显得生命的颜色更为光耀鲜活。

伊格尔，在这一点上，请你要相信我。